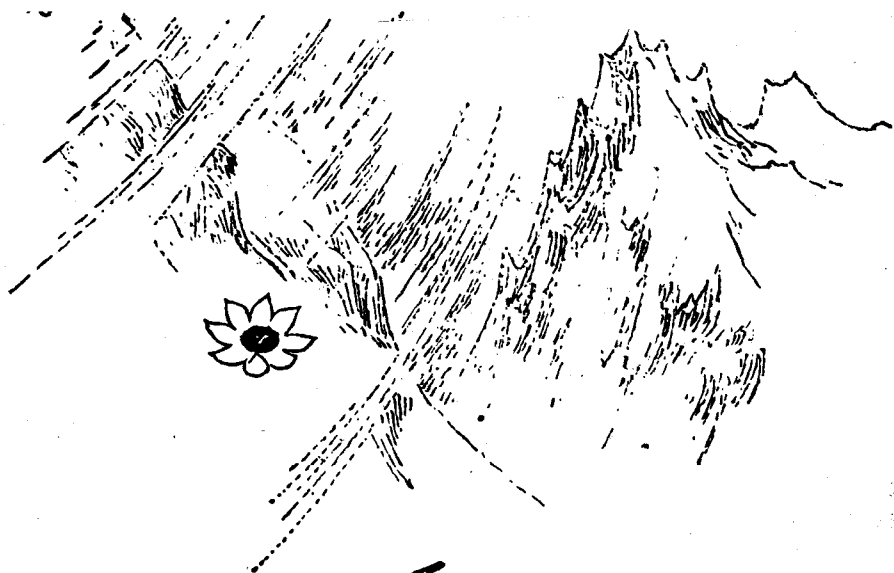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雪莲花

XUELIANHUA

汪承栋 著



雪莲花

汪承栋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雪蓮花，生在积雪的高山之巔，不怕风，不怕雪，迎着风雪，展开它美丽的花瓣。

藏族少女白玛，她在苦水中长大，但是，苦难沒有压倒她，相反，却使她更坚强起来。她在党的教育下，逐步觉醒，成为一个人民战士。

白玛，就像生在高山之巔的雪蓮花。

雪 蓮 花

汪 承 栋 著

王仲清插图 朱銘善装帧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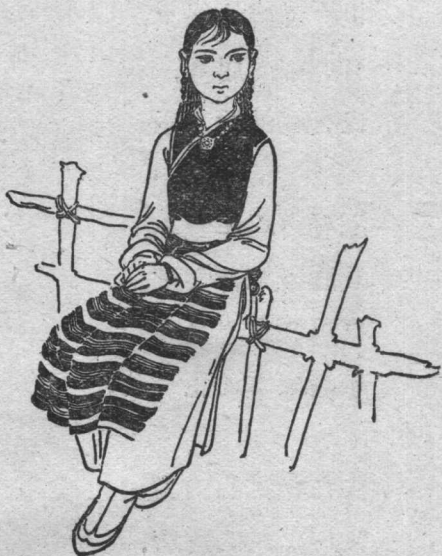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文3096 (高小、初中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 13/16 字数28,000

1964年9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8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3031

定价：(6) 0.14 元



序 歌

一不谈文成公主，
二不讲神话传说，
今天我唱白玛的故事，
她的经历就是一支歌。

歌里有辛酸的泪水，

也有燃烧的怒火，
有抑郁的屈辱，
也有战斗的欢乐。

别看白玛年纪小，
酸甜苦辣都尝过。
白玛的意思是莲花，
她真像雪莲花一朵；

生在积雪的山巅，
受尽狂风的折磨，
头上常有乌云压顶，
身边常有冰雹降落；

可是雪莲花性格倔强，
战胜了冷霜和冻雪，
她在寒风中展开花瓣，
像飞落山顶的天鹅。

远方的红领巾们，
当你听完这支歌，

就交上一位藏族朋友，
知道另一种童年生活。

愿这真实的故事，
飞进你的心窝，
唤起你的思索：
——爱什么，恨什么……



第一章 血 和 泪

—

一九五五年冬天，
降临在西藏高原，
小农奴白玛，
打柴放牧在山间。

冬寒不见飞鸟，
深山没有人烟，
一头牛，两只羊，
是白玛的伙伴。

阵阵北风寒透骨，
白玛衣服破又单，
赤脚踩在热牛粪里，

想取得一丝丝温暖。

砍了一捆柴，
坐下歇歇好下山，
白玛紧抱着膝盖，
眺望荒凉的山峦。

忽然她对景幻想，
像许多爱幻想的少年，
只是她又饿又冷，
想的也就不一般——

层层白云啊，
比羊毛厚实、柔软，
飘落在我的身上吧，
替我遮挡风寒。

红色的山崖啊，
快变作一团火焰，
我的手脚冻僵了，
心儿也在抖颤(chàn)。

奔流的溪水啊，
请变作酥(sū)油^①一碗，
我今年十一岁了，
也该尝一口新鲜。

沉重的柴禾啊，
你长四条腿吧，
我瘦小背不动你，
你自己跑下山……

难耐的饥寒，
把白玛的幻想驱散；
她赶着牛羊背着柴，
山路上一步一颠。

披着暮霭(ǎi)回到家，
一进门儿脸色变，
像谁把一盆凉水。

① 酥油是牛奶提炼的，西藏民主改革前穷人吃不起。

猛泼在她的心间。

二

阿妈跪在屋角，
阿爸倒在门旁，
老爷瞪着眼立在中间，
手中的皮鞭呼呼地响。

皮鞭往右一指，
打手把衣物抢光；
皮鞭往左一挥，
打手牵走了牛羊。

皮鞭像传说里的魔杖，
指着什么，什么就变样，
霎时间这间小屋，
就像被洪水冲洗精光。

老爷龇牙一声冷笑，
带领管家走出小房，

白玛上前扶起阿妈，
一头扑在阿爸身上。

阿爸气得不能说话，
嘴角流出鲜红的血浆，
但他那悲愤的眼睛，
好像在对白玛说话一样。

白玛啊白玛，
血海深仇不能忘！
白玛啊白玛，
要跟“老爷”算血账！……

阿爸的眼慢慢闭紧，
阿爸的手渐渐冰凉，
阿妈、白玛和弟弟，
哭声震动屋梁。

老爷打死阿爸还不算，
逼着寡(guǎ)母孤儿去顶账，
从此母女三人变家奴，

奴隶的生活更是苦断肠！

三

太阳偏西阿妈还没回，
白玛捏个泥人逗弟弟；
老爷走过马房，
盯住白玛发脾气：

“明早星星未灭，
跟你妈去下地，
我不能白白养你，
你这卑贱的小奴隶！”

白玛胆大冲着老爷吼：
“我不是奴隶，不是奴隶！”
老爷揪住她的小辮子，
打得她鼻孔血淋漓。

“当不当奴隶？”
打一下，问一句。

“不当！不当！”

白玛大声地抗辯。

老爷气得像头猪，

“呼哧呼哧”喘粗气，

他一拳打倒白玛，

长统马靴踏住她背脊。

白玛咬紧牙，

白玛忍住泪，

说话声音更加响：

“杀了我也不当奴隶！”

阿妈从地里回来，

忙给老爷合掌作揖：

“请你开恩饶了白玛，

明天我定带她下地。”

阿妈把白玛扶起，

擦掉她嘴边的血迹：

“妈怎忍心让你去干活，

可是背后有鞭子逼！”

老爷的皮鞭，
不能使白玛屈膝；
阿妈的眼泪，
却使她心疼无比。

她给阿妈擦去眼泪，



依偎在阿妈怀里：
“妈，好阿妈，别哭，
明天我跟你去下地。……”

四

白玛在地里劳累一天，
回来坐在马草上面；
夜色从雪山悄悄溜下，
几颗星星亮在天边。

正是藏历新年的夜晚，
老爷全家饮酒寻欢，
高楼上灯火通明，
照亮门前的吉祥图案。

马房里面又静又暗，
白玛一家又饥又寒，
节日的欢乐啊，
从来不曾跨进这个门槛。

忽然阿妈走进来，
低着头东倒西偏，
原来老爷赖她偷年酒，
狠狠地抽她一百皮鞭。

白玛伤心地痛哭，
抚摸阿妈满是血泡的脸；
就像那一百鞭子，
抽在自己的心尖。

阿妈第一次反抗了，
她劝白玛早早睡眠：
“天不亮我们就逃走，
实在受不住苦难的熬煎。”

“对！逃——”
白玛躺在草上面，
疲劳催她昏昏睡去，
啊！她走进梦里的乐园：

火红的太阳，

晴朗的蓝天，
人们自由地行走，
鲜花铺满路两边。

穿着漂亮的藏靴，
彩裙比晚霞还要鲜艳，
步步都在欢舞，
人人都像过年。

一忽儿骑着骏马，
奔驰在碧绿的草原；
一忽儿驾朵祥云，
飘游在太阳的身边。

回头眺望大地，
啊！多美的田园，
肥壮的牛羊漫山遍野，
金色的青稞望不到边。

“起来，快走！”
白玛醒过来揉一揉眼，